

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 现实样态、价值审视与实现路径*

胡德庆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 丰富青年精神世界、力促青年“精神共富”，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当前青年群体精神世界相对丰富、精神活动相对和谐、精神追求相对高雅。但在网络技术双刃化、社会思潮叠加化、青年发展复杂化共同作用下，其精神生活也在不同层面出现一些需要合理纠偏的现实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从个体上看存在“动态焦虑”、从群体上看存在“圈内主义”、从全体上看存在“整体失衡”等现实困境，偏离了青年“精神共富”应具有的“高质”“适量”与“平衡”等特征。实现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具有四维价值，即：个人维度上，可有效破除“盲期”陷阱，塑造青年个体健康人格；理论维度上，可以合理确证青年“本质”，科学实现青年群体全面发展；实践维度上，可夯实共同奋斗精神基础，有效凝聚青年创新创造合力；历史维度上，可传承与弘扬青年运动光荣传统，助推民族复兴伟大历史进程。新时代广大青年既是“精神共富”的建设主体，也是享受主体。应立足新时代“新青年”所具有的新特点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从聚焦精神生态微观组织、瞄准精神培育虚拟场域、抓好精神发展资源分配、革新精神生产旧有模式、健全精神发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为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提供决策支持和现实支撑。

[关键词] 新时代青年 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 精神素养 人的全面发展 青年教育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4)04-0016-13

中国式现代化既强调物质文明，也追求精神文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P22-23)}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列为党和国家发展重要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再次重申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奋斗、奉献、创造、勤俭节约等精神，号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1](P71)}，要求为“精神共富”而奋斗、为“青年成才”而谋划，将人的精神培育特别是青年精神的引导与培育问题提到新的重要日程。

收稿日期：2023-05-22；修回日期：2024-05-07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研究”（2019MZD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历程与规律研究”（18FKS024）

作者简介：胡德庆，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精神生活研究。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2](P6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3]。精神生活是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关键一半，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正是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共同富裕的统一体，其中“精神共富”是当下社会更高层面的价值追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取得极大进步，但精神层面富裕程度仍相对较低，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平衡性。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军”和先锋队，他们的精神状态、内在世界丰富程度及人生价值取向，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青年作为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走向。”^[4]加之青年又是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群体，是西方社会思潮极力争取的对象。^[5]因此，必须认真分析和正确认识新时代青年精神富裕的现实样态和多维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协同推动他们走“精神共富”之路，积极摆脱西方价值陷阱，成为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先进“共同体”。

一、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基本内涵与现实要求

（一）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基本内涵

青年“精神共富”这一命题，扎根于民族解放、发展与复兴的伟大实践，探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是准确分析青年“精神共富”价值与实现理路的必要前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在新时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得以凸显，充分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问题认识的理论自觉、价值自觉、实践自觉。^[6]“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7]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当前学界关于共同富裕

的研究越发热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探讨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傅才武、高为认为，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主要是指国民个体在追求文化生活、审美情趣、自我价值等过程中，所获得的较好公共文化资源保障和所享受到的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可在国民文化获得、参与、享受及发展机会上的丰裕和平等层面集中体现出来。^[8]廖小琴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总体的、全体人民的富裕，其可以从人民层面精神需求广泛丰富、获得感和幸福感强烈，社会层面精神生活和谐自由、文明程度高、创新创造能力强，以及国家层面文化软实力强等六个方面体现出来。^[9]柏路则从现实富裕样态视角出发指出，心理生活上的积极向上，文化生活上的和谐多样，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充盈，构成了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样态，需要立足于新时代社会状况把握其学理意蕴和现实意义。^[10]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基本内涵和现实要求的探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和理论支撑。

从一定意义上讲，青年正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对于青年精神生活的解析离不开现代性的维度和视角，必须深入到青年置身其中的中国具体现实予以全面考察。^[11]青年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关键生产者，也是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问题是事关我国民族复兴事业大局的重中之重，其内涵的界定在突出“共同”与“富裕”的同时，也应体现出相应实践品格和青年主体性。也有学者提出，青年精神生活是精神文化资源有效供给和个人文化价值选择在互动中所形成的满足青年精神需要与意义追寻的活动体系。对于精神生活总体规划与具体细节处理，每个青年都必须有主体意识的参与和主体精神的弘扬，从而呈现具有个人特色的生活。^[12]因而，综合当前学界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探讨，以及结合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的现实要求，本文认为青年“精神共富”是指，青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各

类社会思潮的影响及青年同辈群体间的相互感染下,通过具有青年特点的方式方法,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认知、文化素养、规矩意识、内在需求及精神获得感等方面,达到的一种普遍、高质且个性化突出的平衡状态,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信念、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理论、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积极健康的道德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认同、自觉传承与积极弘扬,并能普遍用以指导自身具体行为实践。青年时期是精神躁动、意义追寻和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充盈、丰裕的精神生活是青年摆脱精神的虚无性与无根性,获得“家园感”的加油站。^[13]较其他群体而言,青年的“精神共富”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个性化更加凸显、互动性与超越性较为强烈、影响因素更趋复杂、精神生活体系主体结构稳定性较弱,以及由青年自身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

广大青年既是“精神共富”的建设主体,也是享受主体。应采取合力措施助力新时代青年达到“精神共富”,使他们在思想道德素质、理想价值信念、心理素质、处事思维方式、历史主体性和行为趋势上,都能紧紧跟进或适当超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从而不管在整体上还是在个体上,都能显现出一种理想远大、积极进取、热衷奉献、爱国爱民、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协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 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现实要求

青年作为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特殊群体,其特有的身心特点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其在“精神共富”上具有相应的特殊要求。

第一,“高质量”,即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应更具先进性。精神富裕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相对性,从根本上来说,其应与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体现出一种与社会物质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状态。中国青年历来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革新进程中扮演着先锋者的角色,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他们一直充当着逐梦者、筑梦

者和圆梦者的关键主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新时代青年的积极作为和勇敢担当。这样的现实地位决定了,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较其他群体和以往时代的青年来说,应更能适应当下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现有生产关系,更加具有能推动当下社会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先进性和时代性。正所谓“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14](P129)}。新时代的“新青年”,应在有效继承以往时代青年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下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前进方向,去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自己内在精神世界,达到适应或适当超越当下社会生产力水平状态,以更好助力当下中国社会持续实现科学发展。

第二,“多元化”,即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应突显多元化。青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神生活层面的多姿多彩^[15]。精神生活不能贫瘠,也不能只重视精神世界某一方面的富裕。对于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来说,其精神生活应始终保持多元,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修养、文化素养等各方面,在各领域实践中均应呈现出相互促进、紧密结合、融合发展的理想状态。既要主动参与各方面精神生产活动,积极创造和传播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应善用业余时间实践去主动享受各方面精神产品。例如,从整个精神生活领域来看,青年自身应在教育文化发展、职场环境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条件改善、社会组织建设、基层治理创新等各领域精神活动中,争当敢为人先的“先锋军”,在发展和完善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同时,助推社会精神环境持续向好。另一方面,从单个实践领域视角出发来看,以职业领域为例,在个人职业发展中,新时代青年既要积极确立健康职业理想、树立科学价值观念,也应在具体职业实践中,培养和发扬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金钱观、发展观、义利观,并能根据自身实际去感悟、创造和传播先进文化。

第三,“平衡”,即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应具有平衡性。平衡,是“物”存在的客观法则。

这里的“平衡”，一方面是指新时代青年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为适应自我发展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应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且富裕的状态。唯物史观视域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构成人的社会生活的两大基本领域，虽然物质生活在其中起根基性作用，但精神生活也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它的富裕程度和现实样态，也会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产生反作用。对于正处内在世界形成、发展和巩固期的广大青年而言，外在物质世界和内在精神世界，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们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基本领域。青年的健康发展既离不开充足物质条件的支撑，也离不开多彩精神文化的滋养和对健康理想信念的坚守，必须合理达到和持续保持二者间的动态平衡，以确保自身健康成长成才。

另一方面，整个青年群体的精神生活，为适应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进步的实践要求，应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状态。青年作为一个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特殊群体，各青年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性，较其他年龄段群体更为突出，特别是在干事创业状态和价值观养成等方面。为促使整个青年群体实现精神层面的整体性进步和共同富裕，务必使整个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状态，不能让一部分“先进”，而另一部分“落后”的状态继续存在。也惟有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共同”与“平衡”，新时代青年的共同理想信念才能更为坚定、整个青年运动的底色才能更为纯正、青年文化的生态环境才能更为健康。

二、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样态透视：“动态焦虑”“圈内主义”与“整体失衡”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型期各领域剧变，给新时代青年精神生活带来了较大冲击。宽松的社会环境给青年带来更多选择的自由，但复杂而多元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冲突，也增加了新时代青年选择健康精神生活的

难度。^[16]加之，受极速革新的先进数智技术的强烈刺激，各类会给青年精神生活带来影响的因素也会在“双重空间”（虚拟与现实）中持续叠加、裂变，将青年全天候、全过程、全员化包裹。其中，给青年精神交往带来多重矛盾。综合来看，按“个体—群体—全体”等层次划分，当代青年在精神生活层面存在三种现实样态。

（一）青年个体：精神世界相对丰富，但呈现“动态焦虑”

阿尔弗雷德·韦伯曾提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人在物质文明的大潮中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类存在的自由本质，而沦为物的奴隶。青年对社会思潮极具敏感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其在价值观或精神追求层面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在不稳定性的矛盾，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动态焦虑”。例如，在青年择偶观层面上，即便时下大部分青年都持有健康婚恋观，但在实际的婚恋交友实践中，他们当中仍然会有许多青年陷入“才华更重要？物质更重要？还是人品更重要？”的动态焦虑之中——当见惯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情境后，“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单车后面笑”便会成为一些青年的择偶宣言；但当其又见惯了“富贵公子多渣男，以泪洗面是常态”的情境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则会陷入“婚姻追求的到底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舒适？”的矛盾之中。受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影响，隐性异化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弱化时下青年的价值理性，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趋向工具理性，更加执着地追求和满足自身物质利益，但这种动态焦虑中隐含着的“异化”倾向，往往又会致使一些青年出现失范行为，影响其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例如，有关调查显示，薪酬福利是青年大学生群体选择职业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优先于职业本身的社会价值，有48.55%的文科生和40.86%的理科生存在劳动功利化倾向。^[17]另有调研也发现，在当前高校

青年圈子中,14.7%学生持有“宿命论”观点,14.7%学生崇尚“拜金主义”,33.9%学生推崇“享乐主义”。^{[18](P69)}

(二) 青年群体: 精神活动相对和谐, 但突显“圈内主义”

新时代是知识信息持续爆炸、网络空间技术迅猛发展、思想观念与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的时代。在持续革新的互联网技术与相互交织、叠加的社会新思潮影响下,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行为倾向及实践活动都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倾向^[19]。当代青年大都喜欢“按圈交友”和“以圈而居”,其大部分的精神活动也都是在各类“圈子”中完成。青年“圈子”,是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发展和普及应用,“个性”鲜明的青年往往会基于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念、话语模式和社会关系,构建以网络为主要载体、以兴趣与情感为核心纽带的各式显性或隐性活动阵地^[20]。以“学”而成的各类学术圈子,以“义”而成的各类朋友圈子,以“玩”而成的各类游戏圈子,以“趣”而成的各类爱好圈子,等等。独特的“圈子”,往往会形成一个个独特的青年精神生态空间,使圈内每个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满足。

青年“圈内主义”,是指青年在圈内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独遵圈内规矩、独奉圈内信仰、独践圈内要求、独认圈内秩序,而对圈外的价值观念持或漠视、或排斥的态度倾向。虽然当前青年的圈子“五花八门”,但每个圈子都有属于自己的默认“圈规”和流行的价值观念,圈内每个成员都会在圈内特有“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遵循着自己的圈子规范,涵养或享受着自己圈内特有的精神文明,而倾向于排斥其它圈子的精神活动。这种“圈内主义”,虽有利于趣味相投的青年形成亲密人际关系,但不利于青年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和丰富完善,也不利于他们圈外和谐社会关系的积极构建,会造成青年社会情感交流与文化发展的隔膜、自我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抵抗,以及

“渴望有所为,而又苦于没出路”的内在困惑。

(三) 青年全体: 精神追求相对高雅, 但倾向“整体失衡”

2022年4月21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当下青年主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英雄模范和时代楷模中感受道德风范,积极倡导主流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作用发挥上,始终扮演着实践者与推广者的关键角色。^[15]新时代中国青年内在精神世界,从整体上看精神追求积极高雅,志向远大,热爱奉献,勇于斗争,渴望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但从近些年“佛系”青年在社会各领域的频繁出现,到青年“躺平族”“摆烂族”“游戏族”的即时流行,再到当前自媒体上频发的青年精致利己主义问题,直到一些热衷追求低级趣味的青年流量明星被各类媒体井喷式报道等,也都在折射出在新时代青年群体当中存在部分青年价值追求不高、精神世界贫瘠、德道素养有待提升等问题,即新时代青年精神活动从整体性视角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例如,当下社会中有些青年正在追求自身健康进步、渴望更上一层楼,但也有些青年正在热衷低级趣味、辜负青春韶华;有些青年正在为民族复兴热血奉献、担负青年使命,但也有些青年正在乱国扰民、偏离青春本质;有些青年正在基层艰苦奋斗、为乡村振兴发光发热,但也有些青年正在好逸恶劳、拒绝基层锻炼。青年精神追求的整体性失衡,不仅容易引发价值认同危机、影响社会稳定,也极易促使整个青年群体内部出现群体性行为失范问题,影响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

从我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来看,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412元和1893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2.5倍。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至2021年,全国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均呈增长态势,但城市与农村人均支出始终存在较大差异,2021年城乡居民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值分别是3322元和1646元,差异明显,前者约为后者的2

倍。^[21]教育文化娱乐消费作为人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和丰富有着直接性影响。当前,受经济发展现实水平制约,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能力和水平出现不均衡的现实,也间接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在精神生活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这也在警示着我们必须城乡青年“精神共富”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助推整个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实现合理地均衡发展。

三、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价值的四维审视

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2](P104)}。列宁也曾结合未来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新特征强调,未来新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结合自身实际参与劳动实践,且共同劳动的成果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23](P1112)}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追求。进入新时代,在青年精神世界出现新特征、社会实践出现新要求、民族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现实条件下,必须在掌握新时代青年新特点基础上,去合理审视其“精神共富”的现实价值,以更好引导新时代广大青年走进自由丰富的精神王国。

(一) 青年个人审视:有效破除“盲期”陷阱,合力塑造青年个体健康人格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未来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青年,其正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关键时期,抓好这一时期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24](P172)}由于缺少一定实践经验和存在易冲动、极敏感的心理特征,在一切都变得瞬息化与复杂化的当下,解决精神困惑已成为当代青年的迫切愿望。青年期,除了是一个人充满蓬勃朝气和无限创造性的时期,也是人极易成为“盲青”的时期,受市场经济、各类腐化思潮、短平快文化和“假成功学”的影响,青年群体当中会有很大一部分陷入

“向往有为,但不知何为,又盲动而为,却苦于无为”的漩涡中^[25],这种群体性的精神迷茫状态,不但会引发精神“佛系”危机,也会促使一部分青年走向违法犯罪道路。从这一层意义上讲,积极实现青年“精神共富”,帮助青年群体共同习得健康精神品质、提升自身价值追求、掌握科学思维方式、遵守正确社会秩序,也是破解新时代青年精神“盲期”陷阱的一条科学路径。通过实现青年“精神共富”,促使新时代全体青年相互传递健康理想、科学追求、优秀品质与先进价值观,在彼此感染、帮助和影响中,自觉完善自我人格、不断实现精神进步,健康成才成才,进而均能成为志向远大、情趣高雅、举止文明的有为一代。

(二) 人学理论审视:合理确证青年“本质”,科学实现青年群体全面发展

一是从人的本质视角来看,推进青年“精神共富”,是对青年作为人的“本质”的合理确证。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P60)}青年也不是脱离群体而存在的“独立物”,社会性是他们的本质属性,精神层面的交往对其社会性的确证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青年也只有在与他人的持续交流与有效交往中,才能使生而为“人”的本质得到合理确证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7](P515)}这里的交往,是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统一,虽然物质交往为该统一体的根本,但精神交往对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速效。实现青年“精神共富”,既是一个促进青年精神层面有效交往的过程,也是一个使其能够更好融入社会、构建更加和谐融洽社会关系的过程,这无疑会顺利提升青年人的社会融入度、强化青年本质上的与生俱来的社会性。

二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来看,推进青年“精神共富”,是对青年人渴求全面发展愿望的合理满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7]实现

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内在追求,而随着物质层面的不断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及精神生活的丰富,又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人性论出发,在肯定人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客观性同时,尤为强调人的精神需要满足的重要性。^[28]他们认为,人除了满足生命再生产和家庭再生产的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29](P269)},人恰恰是“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30](P11)}。就人的需要层次而言,虽然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但精神层面的需求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衡量尺度。所以,促进新时代青年精神世界全面发展、实现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亦是满足青年全面发展要求的需要,对促进新时代青年人物质、精神双层面全面发展价值重大。

(三) 强国实践审视: 夯实共同奋斗精神基础, 有效激发、凝聚青年干事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民精神世界极大丰富和民族精神力量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1](P5)}精神力量强,国家才能强。只在物质层面富裕,而人民精神面貌落后、内在世界贫瘠,强国目标的实现便会失去精神保证和内生力,很难顺利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衡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成果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其本身就内含着物质和精神均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同时,其也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主流价值引导力的提升、先进文化凝聚力的强化、健康精神推动力的增强,提供内在保障。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中坚力量”,实现青年“精神共富”,是促使这股“中坚力量”爆发出更加强大物质力量的必然选择。因为促使和帮助新时代青年达到“精神共富”,是激发他们共同增强发展意识、坚持奋斗信念、形成科学

思维、加强各主体间团结的内在驱动力,能够有效刺激广大青年在价值理念、道德秩序、理想信念、文明传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方面达成共识,为走在民族复兴大道上的青年人实现美好人生理想夯实可靠向心力、顽强意志力和巨大战斗力。

(四) 民族历史审视: 弘扬青年运动光荣传统, 助推民族复兴伟大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31](P22)}人类历史经验表明,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也关系着民族精神力量是否强大、民族发展前途是否光明,实现国民“精神共富”,是增强民族精神归属感、文化与道路自信心的宝贵密钥。历史上曾经无比强大的各类封建王朝,皆由其后丧失原有进取心和团结力,整个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逐渐崩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32]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与衰落,无不与其人民的精神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而青年的价值取向,又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程,青年始终是推动这个民族从伟大不断走向伟大的关键力量。特别是从五四运动爆发以来,中国青年推动民族解放、复兴、强大的力量越加突显,成长为了助推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先锋军。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33](P21)}青年群体先锋性的发挥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经过“统一理想”“统一意志”“统一追求”“统一行动”等有序步骤,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去迸发先锋性。五四运动在“统一”中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就是对这种思想、精神、行动层面“统一”的重要性的最好例证。“统一”即为“共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青年“精神共富”,既是在有效传承与发扬中国青年百年运动的“统一”传统,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民族走向复兴、强大的必然之路。

四、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对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出现实要求。^[3]

（一）聚焦精神生态微观组织，构建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文明家风

家庭是现实社会的细胞，也是整个人类精神生态系统的微观构成，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形成一个微观的精神生态系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精神培育，帮助青年实现“精神共富”，是相对公平又相对高效的路径选择。滞后的观念和陈旧的思维方式，往往会致使精神贫困代际相传。^[34]当前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旧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信条、落后习俗依然在一些家庭中存在，并发生着强大的“惯性”作用，使一些“贫困文化”“野蛮逻辑”“保守想法”“落后习惯”在子女后代中跨代延续，影响着他们精神世界的正常发展和富裕程度的正常提升。因此，实现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第一环，就应是立足当下各地家庭发展具体实际，构建好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健康家风。

首先，锚定文明家风建设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家风建设。家风建设必须注重方向性，只有方向正确，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才能确保家风建设不偏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精神文化的精华，亦是新时代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指南，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渗透和融入，能够赋予新时代家风更加健康的价值追求。因而，应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方向，将其融入家风建设全过程，渗透至青年日常实践，使家风建设与青年成长成才规律相切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相协调，与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相统一，进而引起新时代青年群众广泛价值认

同，激活青年内心最深处的精神富裕“密码”。

其次，创新文明家风建设平台，为文明家风建设提供宽广场域和实践阵地。良好家风不能建在半空中，需要宽广场域和良好阵地作现实支撑。基于新时代家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E+”“群+”“圈+”“爱+”等现实特征，应着力创造性打造以海量便捷为优势的“E+”阵地、以亲密广泛为优势的“群+”阵地、以兴趣聚缘为优势的“圈+”阵地，以及以“民星”公益为优势的“爱+”阵地等，将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生活特征的家庭在各类“+法”中聚集起来，朝着共同的精神富裕目标努力。以“群+”为例，在即时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空间持续拓展、延伸的刺激下，新时代中国家庭也在以“亲疏远近”和“利益关联”为特征，在各类社交媒体中呈现出群聚化倾向。应着力打造以核心价值观为方向指引的洁净“群+主流文化”阵地，通过精神内容赋予、科学技术赋能、链接信息监督、群组秩序管理、意见领袖引领等路径，增强该场域、阵地的家风涵养价值，助推新时代家风建设持续向好。

再次，保证文明家风建设动力，以有效激发机制推动良好家风持续形成。良好家风建设，既要靠家庭主动自觉，也需要科学激发机制，激发广大家庭的主动自觉。有效、良好的激发机制，是确保良好家风持续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应以调动广大家庭成员，特别是青年成员主动参与文明家风建设、提升自身精神品质为目的，通过定期表彰、合理宣传、物质奖励、典型树立、兴趣引导、家风展示与评比等手段，全方位调动和激发各家庭参与文明家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集各家智慧实现家风层面的整体性跃升，进而能有效影响和带动青年一代去积极实现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

（二）瞄准精神培育虚拟场域，创新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引领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35] (P8)}《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持续稳定增长，截至2022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其中20~29岁、30~3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7.2%、20.3%,青年占比大。^[36]互联网营造的虚拟空间,已成为广大青年学习、工作、生活的新场域,并日益成为他们获取精神资源的主阵地,对其求知途径、思维方式、生活情境、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深刻塑造着新时代青年。网络文明,是新时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精神发展的新空间。应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网络文明新格局”^[37]。我们必须看到,网络空间的出现,确使青年精神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化、易变化。原本拥有正确价值信仰的部分青年,在接触网络科技、沉浸虚拟空间之后,便“佛系”地陷入先进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短暂快感之中,在价值观上奉行“科技主义”“实用主义”,青年群体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激烈。

首先,应适时瞄准虚拟游戏空间,以“玩”引领青年。时下青年群体中,有不少青年是在为游戏而成为“低头族”。根据《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52亿,占网民整体的52.6%。^[36]从整体比例上看,青年已成为游戏界的第一大户,游戏对他们精神世界发展影响极大。网络游戏以真实情境、多维体验和即时互动为依托,对吸引青年注意力和创造力、提升青年积极性和参与度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为更好促进青年“精神共富”,必须对游戏空间进行正确再认识和利用,通过规范网游产业、提升人文关注,将先进精神文化成果融入热门游戏之中,使广大青年能够在“游玩”中丰富自身精神世界。

其次,应及时瞄准短视频与直播空间,以“视”引领青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持续革新,青年精神活动空间与方式的变革速度越来越超出人们正常预期,短视频与直播产业在青年积极参与下急速发展。以短视频为例,其正在以资源海量、方便迅速、智能推送、自由互动与趣缘聚合等优势,成为当前青年群

体中最热门的网上活动阵地,Bilibili、抖音、快手、火山等短视频平台一直呈疯长态势,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已达9.62亿,占网民整体的91.5%。^[36]具有相同功能优势的各类直播平台亦是如此,已成为新时代青年的重要集聚地。面对新的科技背景与技术语境,要实现青年“精神共富”目标,就需充分利用好青年热衷的新型“活载体”,去为新时代青年精神世界发展方式创新赋能,通过科学设置热点议题、优化视频内容、创新监督机制、拓展互动方式、增强传播艺术与效力等路径,积极推进青年精神培养方式方法创新,提升新时代青年精神培育效果。

再次,应有效瞄准元宇宙虚拟空间,以“特”引领青年。当下,随着精神培养层面上平面化的视听体验,越来越无法满足青年身体在场的认知沉浸与主体交往需求,元宇宙正在成为青年群体的热门聚集地,对青年的世界认知、价值思考、思维发展与情感体验产生着极大影响。链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数字链条与沉浸式交互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新时代青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活动的在场形式与表现样态。为促使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需有效借助数字孪生、区块链、云计算、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ChatGPT等数智技术和即时通讯技术,将多维感官投射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与全数字化的信息交往方式应用于精神培养场域,实现先进智能科技与青年精神发展的合理结合,积极创设和打造青年精神生活的元宇宙空间,满足青年精神生活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三) 抓好精神发展资源分配,确保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机会均等

精神文化资源的分配情况与青年精神生活状态有着极大相关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地精神文化资源的现实状态,直接决定着该地青年群体精神活动的实际样态。就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情况来看,精神文化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不平衡的,这也是由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水

平决定的：东部地区精神文化与教育资源丰厚，西部地区精神文化与教育资源相对贫乏；大中型城市精神文化与娱乐休闲设施齐全且先进，基层乡村精神文化与娱乐休闲设施缺乏且落后。除此之外，排除地域因素，在整个青年群体内部，由于行业部门的限制，其也存在精神文化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在促进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过程中，必须抓好、抓实精神文化资源分配、协调与共享工作，确保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机会尽快实现均等化。

一是应在城乡一体建设中，力促精神文化资源下乡、入厂。城乡一体化不仅包括各类物质资源分配一体化，还应包括精神文化资源发展、使用和享受的一体化。鉴于农村精神文化资源较为缺乏的现实，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应高度重视精神文化资源的平衡发展，通过教育下乡、文化下乡、基础服务建设、加强乡村精神文化研究和文娱活动规范化开展等途径，让农村精神文化资源富起来。此外，也应关注到青年“打工人”的精神发展需求，将青年群众分层次、分类别组织起来，在提升他们思想认知、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的基础上，有效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二是应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力促精神文化资源联通、开放。应及时破除精神文化资源流动的地域性限制，让大中型城市所拥有的丰富且先进的精神文化资源，都能通过现代科技，向农村和精神文化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下沉，实现全国各类精神文化资源互联互通、全面开放，不同地域的人都能平等享受各种先进精神文化资源。

三是应在创新志愿活动中，力促精神文化资源下沉、共享。志愿活动是优秀精神文化资源能在基层得以传承和发扬的重要载体，也是能让广大青年在具体社会实践中，感受到先进精神、优秀文化魅力的重要阵地。应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活动激发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以激发青年主体对精神世界富裕的渴求、调动青年主体主动实现精神富裕的自觉性、满足青年

主体对精神活动的刚性需求、强化青年主体精神生活的人本性和健康性为主要目标，科学设计引领青年正确认识精神富裕的重要价值、激励青年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服务普通青年精神成长需要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使先进精神文化资源能在各类志愿活动中沉入底层社会、走进普通青年生活，为全体青年所共同、自由地享有。

（四）革新精神生产旧有模式，优化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生产实践

物质决定意识，精神世界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创造性反映。马克思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8](P31)}人们精神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当下社会生产实践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着直接关联性。反映在青年群体实践中就是，当下青年群体精神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与当下青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获得就业机会不均等、劳动时间限定不科学、个人实践能力评价体系不完善、个体收入分配差距大等方面，有着直接关联性。聚焦当下部分青年参与社会生产实践的现实，在迫不得已选择的具体劳动实践中，一些青年劳动者的体力并没有得以自由发挥，智力与道德并没有实现很好发展，精神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存在被超时工作持续挤压问题，进而导致他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39](P159)}。生产性劳动实践与市场性消费活动的显性或隐性异化，给部分青年精神世界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一方面，应科学规范青年劳动力市场，赋予中下层青年更多“自由时间”。马克思将“自由时间”分成“人格教育的时间、精神发达的时间、履行社会职分的时间、社交的时间、生理活力与精神活力的自由表现的时间”^{[40](P176)}。劳动力市场上默认的“996”“007”与“白+黑”制度，挤占底层青年大量的精神生活时间，使底层青年精神世界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程度的贫瘠

状。除了“自由时间”不平衡的限制外，财富分配上的不平衡也在对青年“精神共富”产生巨大影响，底层青年较低的财富收入，也在对其精神世界的富裕进行严重制约。因此，应从构建“青年友好型”“时间宽裕型”和“物质共享型”劳动力市场环境出发，对当下劳动力市场进行科学规范，制定更加具有指导性的青年劳动力培养与使用制度，赋予底层青年更多精神发展的自由时间和相应物质财富，合理消除上、中、下层青年精神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时间与财富裂缝，让广大新时代青年能共同在健康的劳动环境中自由发展内在精神世界。

另一方面，应及时规范文娱产品供给市场，赋予青年更多健康选择空间。文娱产品市场是精神文化资源的关键供给侧，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青年精神发展状况。鉴于新时代青年实现“精神共富”的现实要求和无效“网红”精神文化产品的充斥，应进一步对当前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侧进行科学规范，侧重向青年主体提供充足、健康、有效且更具针对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和产品，使得不同青年群体和不同层次青年广泛的精神生活需求都能得到及时、有效、合理满足，避免出现不应有的青年健康精神资源短缺，而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流量的“流量精神资源”泛滥现象，或者出现因非健康精神资源的趁虚而入，而导致青年精神世界出现难以修复的异化问题。

（五）健全精神发展长效机制，形成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良好氛围

新时代青年的健康发展和“精神共富”，离不开科学的长效机制作坚实保障。当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工作机制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初步形成。^[15]但在青年精神发展与富裕领域的政策保证和运行机制上仍不完善，与确保新时代青年能够如期实现“精神共富”的发展目标尚有一定差距。应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组织引领，全媒融入，社区与学校主抓，家庭共建”的青年“精神共富”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首先，政府应在青年“精神共富”形成机制中，扮演好主导者的角色。针对青年在价值塑造、理想树立、职业发展、思想教育、人际关系构建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担负起出台和完善各项政策举措的主体责任，着重以满足经济利益、完善法律法规、实行制度规制、强化政策支持等手段，提高青年高雅、健康、科学的审美情趣，激发他们主流价值认同，增强青年精神获得感，能自觉对精神世界出现的偏差进行及时规范和合理修正。

其次，青年组织应在青年“精神共富”形成机制中，扮演好引领者的角色。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引领青年精神发展与富裕方面具有鲜明优势，是组织引导新时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学习先进思想、丰富精神世界、自觉担当重任、贡献青春力量的关键主体。青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青年群体的先进组织——共青团的全过程参与，为“精神共富”目标实现提供坚强组织保障。鉴于共青团在青年群众当中有着知心人、贴心人、暖心人和引路人的现实地位，为帮助新时代青年在精神世界发展上达到高质量动态平衡，其就应坚持在深入青年群众中阐释好伟大精神，在倾听青年呼声中引领好青年精神培育方向，在为青年排忧解难中服务好青年精神发展，在组织青年开展各类主题系列活动中固化好青年优秀精神品质，以帮助青年顺利实现“精神共富”。

再次，社区与学校应在青年“精神共富”形成机制中，扮演好主抓者的角色。学校历来是大部分青年精神塑造的主阵地，多数青年都是在学校中完成自身精神世界塑造的。因此，学校应自觉担负起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主抓者的角色，通过革新教学观念、创新教育方法、组织实践锻炼、落实劳动教育等路径，切实抓好青年学生道德素养教育、价值观教育和精神世界培育，以有效提升他们精神富裕程度。此外，对于不在学校接受程序化精神世界塑造的社会青年来说，社区就要积极行动起来，在辖区范围内担当好青年精神富裕的另一主抓手。既可以

通过入户调研、定期家访,了解辖区内青年精神动态;也可以通过广泛宣传科学理论、深入传播先进思想,营造良好精神文化氛围、提升青年自主内化意识;还可以通过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定期组织辖区内青年开展多彩文娱活动,促使青年积极内化优秀精神品质、践行时代精神要求,达到精神富裕状态。

最后,家庭应在青年“精神共富”形成机制中,扮演好共建者的角色。如前所述,家庭是整个人类精神生态系统中的基础节点,青年“精神共富”离不开家庭作用的发挥,其应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成为新时代青年“精神共富”的重要共建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构建文明家风,各类家庭还应秉持协同育人理念,坚持把提升子女道德修养、丰富子女精神生活、促使子女健康成长成才作为中心环节,及时纠正教育主体认识偏差,通过与各级各类学校、社会组织、青年团体等联通协作的形式,把子女精神富裕贯穿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全过程,实现全员培育、全程培育、全方位培育、全时刻培育青年精神世界的目的,努力打造新时代家庭内部青年精神世界培养新格局、开创新时代家庭内部青年精神发展事业新局面,进而助力全体青年顺利实现“精神共富”。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 [2]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3]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 4-8.
- [4]习近平.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2-04-26(01).
- [5]伍廉松, 万美容. 冲击与引领:多元社会思潮与青年精神生活发展论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3): 59-64.
- [6]廖小琴.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科学内涵与衡量指标[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6): 33-40.
- [7]习近平.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8-18(01).
- [8]傅才武, 高为.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11-24.
- [9]廖小琴.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6): 25-31.
- [10]柏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意涵与价值遵循[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2): 64-75.
- [11]徐文越.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特质解析[J]. 青少年学刊, 2022(1): 45-49, 56.
- [12]解兆丹. 基于理性志趣的青年精神生活个性化[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14): 116-119.
- [13]郑志康. 网络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精神生活的侵蚀与应对[J]. 新疆社会科学, 2023(3): 115-124, 151-152.
- [14]邓小平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EB/OL]. (2022-04-21) [2023-03-21]. <http://www.scio.gov.cn/ztk/dtzt/47678/48169/48177/Document/1723487/1723487.htm>.
- [16]徐礼堂. 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引导路径分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8): 137-140.
- [17]张拥军, 李剑, 徐润成.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及认知影响因素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6): 151-155.
- [18]沈壮海, 王晓霞, 等. 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7)[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9]张铨洲. “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3): 89-94, 43.
- [20]项久雨. 透视青年“圈层化”现象:表征、缘由及引导[J]. 人民论坛, 2020(1): 104-106.
- [21]国家统计局. 国家年度数据[DB/OL]. [2023-03-24].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 [23]列宁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 [25]胡德庆. “盲青”的生成与演进——强国背景下青年“迷茫式积极”现象的思考与应对[J]. 当代青年研究, 2021(3): 94-100.
-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 [28]王淑芹. 深化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1): 72-78.
-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

社, 2019.

[31]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32]习近平.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8-29(01).

[33]革命领袖论青年和青年工作[G].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34]王爱桂. 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5): 44-50.

[35]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09-16) [2023-03-1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yzbg/hlwtjbg/202209/P020220916626882289134.pdf>.

[37]光明网.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开幕发布《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EB/OL]. (2022-08-28) [2022-08-28]. <https://m.gmw.cn/baijia/2022-08/28/35983592.html>.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0]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责任编辑 史 敏】

Youth's "Spiritual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Realistic Pattern, Value Examination and Realization Approach

HU Deqing

Abstract: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the double-edge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superposition of social thoughts and the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of youth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current youth spiritual activiti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dynamic anxiety from the individual point of view, inner circle from the group point of view and overall imbalance from the whole point of view. Realizing the youth's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has four-dimensional values. In the individual dimension, it can effectively break the trap of "blind period". Theoretically, it can reasonably confirm the "essence" of youth. In practice, it can unite the creative force of young people. Historically, it is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glorious tradition of the youth movement. Based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new youth", we should focus on spiritual ecological micro-organization, aim at spiritual cultivation of virtual field,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resources, innovate the old mode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piritual development. Besides, We should provide decision-making support and realistic support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of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youth in the new era; spiritual life; common prosperity; spiritual attainments; holistic human development; youth education